

我是一只羔羊

张伟 著

他在生活的旋涡里挣扎，
在与命运抗争，
也许会变得强大，
但，最终没能逃脱宿命，
依然是一只羔羊。

我是

一只羔羊

张伟◎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只羔羊/张伟著:—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05 - 891 - 5

I. 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362 号

我是一只羔羊

WO SHI YIZHI GAOYANG

张 伟 著

出 品 人 秦 明
责 任 编 辑 张 林
责 任 校 对 李 航
封 面 设 计 杨 子
版 式 设 计 成都完美科技
责 任 印 制 莫晓涛

出 版 发 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86619530(编辑部)
(028)86615250(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05 - 891 - 5
定 价 18.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84122206

卑微也是一种品质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切变化都是那样迅速，让人眼花缭乱：买了一个mp3刚听不到10首歌曲，就有了mp4，正准备掏钱购买，却发现营业员正在将mp5摆上柜台；前几天还在为奥运会加油的知名奶粉，一夜之间被检查出了三聚氰胺——我们认为这下一代人会像当年喝牛奶的日本人一样，比我们更结实，却不料喝的是牛奶，长出来的是肾结石！我常常想，在若干年后，当人们有时间、有精力来代替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时候，一定会感到茫然，恍如隔世。

现在我就很茫然，坐在窗前，看对面的高楼，以比我手中燃烧的烟卷更快的速度，在上升。

不过，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也令人惊讶和欣慰，就像我面前正在阅读的这部书稿，它是张伟先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一气呵成的作品，虽然没有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宏大叙事，但简单明了，直接而深动地将生活的乱象呈现在面前。讲故事的人是张伟，作品的好坏取决于阅读时思考的向度，这可能是作者特意的安排，有些直接，也有些诡异。

老实说，长期以来，我对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抱有深刻的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心理一方面源于大多数作品本身的虚弱与夸张，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脱离作品本身的嘈杂，让人心生厌恶。

张伟不是专业作家，在此之前也从未写过小说。所以，当他在2005年夏天告诉我他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在报社工作了几年，阅历多了，对于人生、社会竟然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些话有道理，但在我的记忆中，张伟从未有过如此的感慨，而且说话的语气也是难以置信的忧郁，我想，可能有戏。我欣赏那种因写作而写作的人，因为他们的作品真诚。尽管我对张伟的文本及叙事能力都表示怀疑，但我相信，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真正经历或者见证了自下而上的眩晕和心灵的双重磨难的人与事，将人

生的历练与思考蛰伏在心底，一旦形成文字喷涌出来，其作品就肯定是现实主义的。其虽然谈不上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去阅读、思索：我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是一只羔羊》所讲述的，是在一个价值观紊乱、单一的时代，一个卑微的大学生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酸楚故事。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一直都在正常的生活之中。但很不幸，主人公碰巧撞上了可以让其进入金字塔上端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周围肯定会有无数焦虑的眼睛和陷阱。《我是一只羔羊》的书名本身足以说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真实一面往往在常识之外。之于大多数读者的正常生活来说，他们难以理解：大学生章润为什么会去度假村（色情场合）当服务员，以挣取自己的学费、生活费？他们更不会明白：已经身为高官的喻贵华夫妇为什么还要出卖自己的女儿以换取自己的政治仕途？这看上去不合逻辑，但其刚好是我们生活中被遮蔽了的真实。显然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欲求，你就必须抛弃人性中的一部分良知与道义，去争斗、周旋、相互倾扎。但张伟在小说中却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一过程中，人生在现实面前都很卑微——心甘情愿与自作聪明者都摆脱不了被人宰割的命运，这里没有胜利、成功与失败之分，人人都是一只羔羊；而宰割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的心。

张伟总是在用平淡的语气来讲述故事。他用诚实的笔调写下了几个人物在不同向度上的命运，但他显然对他们完整的人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他们人生中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正是在这几个环节上，他准确地找到了这个时代的恶、这个时代的毒素，也找到了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毒素。简单、直接，写作的底蕴也一目了然。他把精彩的故事给了读者，把思想的深度与广度留给了时间。

《我是一只羔羊》精准地呈现了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隐藏在面具后面无法言说的不完满与失落感。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不经意中，转换了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角度。他要告诉读者的是：卑微是我们的宿命，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一种品质。在经历了非常事件之后，是否认清了事物的真相，是否认识了自我，是一个人上升或下降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本书的主人公章润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章润走上了拒绝认识自我之路。在东南亚的海边，在海啸来临之际，随着一声惊叫，除了留给这个世界一只羔羊的形象，他个人不再具有其他任何的价值。

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一张双面胶，一面是向上的思想与价值观，而另一面是生活的全部实际过程。《我是一只羔羊》尽管只是生活过程的部分重现，但它足以让我们反观自身。

石 维

目 录

1 生活是一座炼狱	1
2 “染缸”也不是轻易能进去的	20
3 后生更可畏	47
4 荒原深处的绿洲真实吗?	74
5 幸福有点像毛毛雨	92
6 荣与辱	107
7 生活在别处	131
8 不再是一只羔羊	165
9 欲望的力量	178
10 人生何处不相逢	191
11 我们都是羔羊	200

1 生活是一座炼狱

女同学

看着屋里亮着灯，章润正要推门进去开始他第一天进入春园的工作。突然，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呻吟声。

是什么声音这么怪异？章润停住了脚步。

屋里接着又传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呻吟声，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声音显得格外清澈。章润听得呆了。他不知道人在什么状况下才会发出这种令人惊心动魄、令自己骨头都快变酥软的声音。他从女人发出的声音可以判定屋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想到这里，他的脸红了。他立刻想离开这里，他迈开双腿，可是不由自主地被里面的声音再次吸引住了。在一阵“啊……”的尖叫声后，是一阵混乱的哼唧唧，咿咿呜呜的男女混杂的或高或低的叫声。这声音让章润感觉像有一把利刃刺入自己的躯体，令自己痛苦万分，又似喝下了一杯冰凉醇美的甘露，让人舒适无比。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男人的粗重的“啊……”声后，屋里恢复了些许平静。

章润此时整个人浑身发烫，他正要离开，那个女人的声音又飘了出来：“大哥，怎么样？再来一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章润走过去悄悄地俯在窗前，借着窗帘缝透出的一丝光亮向里面看去，屋里光线很暗，不过还是清楚地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正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男的看上去很累，还在喘粗气，女的半倚在男人的胸前，两只白晃晃的、硕大的奶子轻擦着男人毛茸茸的胸。男人不耐烦地推开女人，说：“你当我是机器人，别他妈的没完没了，我等会还要去陪客户喝酒，还是让我省点体力吧，要玩，改天吧！”

女人似乎还沉醉其中，不依不饶：“大哥，怎么说我就算是美女吧，你上哪儿去找我这样的大学生陪你玩啊，……”

章润愣了一下，觉得这个女人的声音很耳熟，似乎在哪里听过，却一时想不起来了。想看看她的脸，可她的脸被一头散落的长发挡住，怎么也看不清楚。

正在这时，男人把女人推开，她的头发也随即甩在脑后，这下章润看得清清楚楚，他忍不住张大嘴巴喊了一声：“啊……。”屋里顿时一片慌乱，男人抓起衣服跑进卫生间，女人抓住一条浴巾挡在胸前，打开了门，问：“谁？”就在她的目光和章润相对的一瞬间，那张刚才泛出潮红的美丽的脸一下变得苍白无色，脸庞扭曲得几乎变形，她失声叫到：“章润，你？！你……”

章润像看到外星人一样指着那女人，语无伦次地说：“朱丽雅，你……”他已经紧张而慌乱得说不出话来了。

朱丽雅长喘一口气，立刻关上门，片刻间穿上衣服，重新打开门，看见章润正往院子外走去，她跑上去拉他跑出院子，来到旁边一家废弃的工厂门前。

“你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到了是不是？章润。”朱丽雅惊魂未定地问。

章润摇摇头，可立刻又点点头。
“那……那……”朱丽雅恢复了些许平静，说，“我可以为你免费服务一次，今天的事别说出来好吗？”朱丽雅苦苦地哀求着章润。

“不，不……”章润语无伦次，仓皇后退着，他除了惊愕还是惊愕，“朱丽雅，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当小姐？你是大学生，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你……”章润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

“哇……”朱丽雅哭出声来，她一下跪在章润面前，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钱，我要生存，我要完成学业，所以就走上了这条路。章润，求求你，只要你不把今晚看到的事说出去，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章润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定了定神，说：“朱丽雅，你快起来，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一个大学生，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呢？你还有没有伦理道德？”

朱丽雅惨然地摇了摇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整了整自己的衣裙，凄厉地叫了起来：“章润，你知道吗？我要生存，我要完成学业，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我一个女孩子，总不能去偷去抢吧！伦理道德，伦理道

德值多少钱？它可以供我读书吗？章润……”她用手指着他的鼻梁，继续说，“你来这里干吗？还不是找女人寻欢作乐？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你知道吗，我们班上有很多女同学干这种事，我是被逼无奈，而她们呢？她们是为了满足物欲！章润，你不要再在我面前假惺惺了，只要你不把今晚的事说出去，我可以为你服务一次，一分钱也不要。”

“不，不……”这回轮到章润解释了，“朱丽雅，你，你误解了，我，我来这里不是，不是……你，你误解了……”

“我误解了？”朱丽雅双眼瞪着吼道，“章润，我误解了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妓院！这不是公园，不是酒吧，你到这种地方来，除了玩女人，你还会干什么？章润，我看走眼了，你是我们班上最老实的男生，你居然会到这种地方来！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哈哈……”朱丽雅惨然地笑着，“这就是现实啊，哈哈……我为了生存，难道就不可以出卖我自己吗？哈哈……”

章润努力地让自己镇静下来，说：“朱丽雅，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不是那样的人，你真的误解了！”

“好，好，就算我误解了。”朱丽雅说，“不说的好不好？章润，我们做一笔交易总可以吧？”

“什么交易？”章润问。

朱丽雅理了理头上的乱发，说：“章润，我们是同学，是同学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我为了挣钱，既然不该看到的你都看到了，我就自认倒霉，你一分钱不出，我陪你一次怎么样？”

“不，你错了……”章润有些恼怒了。

“你要怎么样？”朱丽雅掏出两百元钱摔在章润的脸上，说，“这是我今天晚上挣的，都给你，这是我的底线，够了吧！”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章润把那两百元钱还给朱丽雅，“我既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陪我，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我虽然很穷，但我活得有尊严！”

这回轮到朱丽雅惊愕了，但这种表情仅在她脸上停留了两秒钟，她忽然冷笑起来：“章润，你回答我，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章润一时语塞。

“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朱丽雅说：“要么你来找女人，要么你是一个变态狂，到这里来以偷窥男女之事为乐，我怎么样？”

身材、皮肤、各方面都不错吧！哈哈……”

章润退到墙壁上，用手拼命抓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朱丽雅，你不可以作践自己，也不可以侮辱别人，希望你能自重，我不需要你陪我，也不会把今天看到的事说出去，你放心吧！”

“真的不会说？”朱丽雅停止了哭泣，疑惑地问。

“真的！”章润点了点头。

朱丽雅把钱装进提包里，疑惑地说：“章润，对不起，请你理解我的处境，请原谅我刚才的无礼，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很想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章润沉默了很久，心里在低语，“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为什么？为什么？”想了很久，他决定还是要留下来，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存。

回到学校，天已快亮了，章润依然没有一点睡意，他不知道这是自己进入大学后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上课时见到朱丽雅怎么办？是躲避她，还是像往常一样。

可让他意外的是朱丽雅并没有来上课，他的心才稍微平静下来。放学后，他依然骑着自行车去春园，依然像往常一样，表面平静，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样的日子仅持续了三天，他的心又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因为朱丽雅自从那晚在春园后门和他分开后，一直没有再出现过。他想，朱丽雅一定是出事了，否则的话是不会不来上课的。如果朱丽雅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么，自己如何安心，要不是自己，她一定是活得好好的。他几次来到朱丽雅住的宿舍门前，准备问问朱丽雅同寝室的同学，朱丽雅到底怎么了，可是，他连敲门的勇气都没有，他的自卑和心里的痛楚已经到了极点。

一连几天朱丽雅都没有来上课，这不仅让章润提心吊胆，同样引起了班上老师的关注。经过了校方的多方打探，章润才隐约知道朱丽雅并没有自寻短见，而是那晚回到寝室后，收起了简单的行李，没有给同学打招呼，也没有办退学手续，一个人跑到南方的一座城市打工去了，据说她的一个表姐在那边。听到这个消息，章润的心平静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仍是不安、自责和痛苦。他明白，哪怕给她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虽然这次朱丽雅的离校让章润内心伤痛，但是他心里还是

能接受这个结果的，因为他对一切的事物，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有较强的“免疫力”，同样也可以平静地迎接新的苦痛，就像很多人不能接受他在春园的工作而他能接受一样。就在得知朱丽雅离校的当天晚上，章润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羔羊，正由它的主人牵着走在那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上。走啊，走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跨过一条又一条的河，终于走到了一条公路上。它好奇地问：“主人，今天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主人说：“带你进城！”

它立刻兴奋起来，问：“主人，城里好玩吗？”

主人说：“好玩，非常好玩！”

它又问：“城里都有些什么啊？”

主人顿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城了。它感觉自己到了一个非常嘈杂而混沌的地方，这里不仅没有嫩草和山泉，连蓝天白云也没有，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刺鼻的味道。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紧张的氛围几乎让它窒息。

它怯怯地紧跟着它的主人，心中惶恐而不安。它看见街边有一条小水沟，于是停住了脚步，说：“主人，我好渴，我想喝水。”

主人想了想，放松了绳子。

它俯下头，大大地喝了一口，呛得它立刻吐了出来。它说：“主人啊，为什么城里的水这么难喝啊？”

主人叹了一口气，还是没有说话。

继续往前走。不远处有一家很大的餐馆，它正想对主人说带它进去吃点什么，主人却把它带进了这家餐馆的后院。它看见了几个小同伴被拴在树桩上，它感到很亲切，走了这么远的路，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同类。它想上前去和它们打个招呼，可主人拉紧它，不让它靠近它们。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中年女人，和它的主人说着什么。大约过了两分钟，中年女人从包里掏出几张纸一样的东西递给它的主人，主人则顺手把系着它的绳子交给了中年女人。

它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对它的主人说：“主人，你不要我了？”

主人说：“孩子，不是我不想要你，而是你长大了，我不能要你了啊！”

它立刻大叫起来：“主人，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乖孩子吗？怎么不要我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主人转过头去，眼中似乎流出了泪水，说：“你的确是个乖孩子，也没做错什么，而是你长大了，这里才是你唯一的归宿啊！”

“不，不，大自然才是我的归宿。”它高声叫了起来。

中年女人把它拴在树桩上。它的主人走了过来，轻拍着它的头，说：“孩子，命运，这就是你的命运。”

它大声说：“命运，什么叫命运？”

主人说：“命运就像你脖子上的这根绳子。”

它濒临绝望地说：“我不想要这根绳子，为什么？为什么……”

主人沉重地吐出两个字：“宿命！”

它大声叫着主人的名字，眼泪流了出来。当它想再次央求主人带它回家时，才发现主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它顿时心乱如麻，脑子里一片空白。它甚至不知道到了这陌生而阴森的地方，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是不是会有嫩草和山泉供自己吃喝？正迷茫间，看见一个长相凶悍的男人带走了它身边的一个同伴，它止住了眼泪，问身边的另一个同伴：“喂，朋友，这个哥们去哪里啊？”

它的同伴悲鸣了一声，说：“天堂！”

“天堂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它又问。

“天堂是什么没有谁知道，但它就在你我的面前！”

男同学

时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良药。在学校里，章润拼命地“吞咽”着老师教授他的知识，他明白，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他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摆脱在春园噩梦般的工作，也才能生活得更好。而在春园呢？他渐渐地接受并适应了这份工作。他和老何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整个春园里，也只有老何知道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因此在课程比较紧张的时候，老何就把该章润干的活帮他干了，让出更多的时间让他投入到学习中，这让章润非常感动，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在校园里没有感受过的温暖。

与老何交谈，也是章润非常快乐的一件事。老何话虽不多，却往往

语出惊人，许多话都带有很强的哲理，是他校园外最好的老师。老何曾不止一次告诉他在春园的“工作”经历，会让一个人一辈子都受用不完，这是书本上没有的，里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忍耐程度。他认为，世间的高人不是用财富和权势来衡量的，而是忍受的“度”，越是能忍受的人，才是真正的高人。春园正是可以陶冶一个人的“度”的地方。

虽然来这里的都是风尘女子，但也不乏让人怦然心动的美女。有好几次章润收拾房间时就遇见过。而他的羞怯也引起了好几个女子的好奇，她们一边抽烟喝酒一边拿他开心。每到这种时候，他都借故溜开。他的躲避更加引发了她们的好奇心，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一个女子甚至大胆地猜测，他是一只“童子鸡”。有了这种想法，她们便向他发起了攻势，并承诺不收他一分钱而让他“高兴”。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老何，老何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度’，越是面对这样的诱惑，你越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克制自己内心的那种原始冲动。”章润说这一切他都能办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不受到她们的骚扰。老何胸有成竹地告诉他：“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保证她们从明天起不再骚扰你了。”有了老何的这句话，他心里踏实了许多。果然，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受到她们的骚扰，他打心里感谢和佩服老何。

章润最快乐的时候，就是领到工资后给家里寄钱的那一刻。当他郑重地在汇款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后，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也冲淡了他内心深处无法言状的痛。同时，他也无时无刻不计算着自己大学毕业的时间，虽然离毕业还有两年，但他盼望的就是尽快结束大学生活，早日踏上工作岗位，过一回正常人的生活，过一回靠能力和本事换来的可以扬眉吐气的生活。不过话说回来，在春园待的时间越长，一个人的“度”就会越深，而这种“度”会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他常常这样想。

这晚的生意很好，十二点过了，客人依然络绎不绝，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客人才逐渐走完。他躺在老何床上，和老何一边聊天一边喝啤酒。来春园之前他是滴酒不沾的，但自从和老何交上朋友后，他慢慢地喜欢上了。老何还告诉他，可以从酒中悟出许多做人的道理。因此，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老何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但他们也有思想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比如章润认为人的生活是美好的、正义的、充满阳光的，

人是有信仰的。老何对于信仰的认识则和他相反，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只有一个字——钱。他还强调，只有钱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有钱就有价值，没有钱，什么也不是。

这晚他们聊的是章润的理想。他告诉老何，自己将来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要做一个正直的、敢说敢做的人。老何非常赞赏他的思想，常常感叹，一个人过了六十岁，就什么也不敢想了。每当此时，他反过来安慰老何，还告诉他，等自己工作后有了一点积蓄，就把父母接来，因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到过省城，最近也就到过他们老家的那个小县城。如果条件再好一点，他就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的肺病，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有病，不能下地干活，常年与药罐子打交道。说到此时，他的眼睛湿润了：“我不仅有一个苦命的爸爸，还有一个苦命的妈妈。”老何听到这里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章，我相信你，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好人有好报，你爸爸的病也一定会好的，你的父母一定会为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以你为荣……”

就在这时，一个保安在外面喊：“老何，有客人来了。”

老何站起身来，章润拉住他说：“大伯，我去吧！”

老何点了点头，说：“好吧！你快去快回，今晚别回学校了，就住在我这儿吧！”

章润答应着，开了门，和保安一起来到客人的房间前，门前站着两个紧紧相拥的人，他正要开门，突然发现这个男人的背影很熟悉，正疑惑时，这个男人转过身来，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欧阳竟吗？章润满脸惊愕，就像上次见到朱丽雅时的表情一样。

欧阳竟也认出了他，惊奇地问：“章润，你也来玩？看不出来啊，你也贪这一杯。”

“不，不是……”章润解释着。

“是吗？”欧阳竟松开那女人：“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章润正要说话，那个女人开了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我们这里打扫卫生的。”

“哦……”欧阳竟吃惊地张大嘴巴，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章润，你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吗？你看到了什么吗？”

章润点点头，说：“知道。”接着又说：“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

“你很聪明，章润。”欧阳竟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不知道

就好，不知道就好。”说完从包里掏出一沓百元大钞，抽出两张递给他，说：“算是我给你的小费，拿着。”

“不，不，我不能要。”章润连连摆手。

“既然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这就是你该得的回报。”欧阳竞把钱揣进章润的上衣口袋，说：“你不要就是和我过不去。”

那女人走了过来，从章润的衣袋里把钱抽出来，对欧阳竞说：“大哥，他不要我要。”

“还回去！”欧阳竞厉声说：“你他妈找死啊！老子不给你钱啊？”

那个女人不敢再说话，悻悻地把钱揣回章润的衣袋里，说：“还就还嘛，凶什么凶！”

章润呆呆地站着，他本想把钱还给欧阳竞，但他知道这位在学校连老师都不敢得罪的同窗他更得罪不起。据说欧阳竞的家庭很有背景，他还听说欧阳竞一个月花的钱比他打工两年挣的钱还要多。他们在学校里几乎没有说过话。

深吸了一口气，惊愕和恐慌很快在章润的眼中消失，他看着欧阳竞，说：“这钱无论如何我不能要。”

“怎么了？”欧阳竞瞪大眼睛说：“少了？”

“不，不，不是。”章润连连摇头。

“那你收下呗，我不高兴了啊！”欧阳竞脸色沉下来，拉着那个女人进了屋。

章润手里拿着那两百元钱，呆呆地站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开始的时候，章润见到欧阳竞总是一副尴尬的神情，随着欧阳竞到“春园”次数的增多，他慢慢也习惯并接受了。他想，作为一个嫖客都这么坦然，我为什么要躲避呢？

这晚，欧阳竞又来了，他一人包了春园后院里的一个小院子，并指名要章润为他服务。

章润赶到小院子时，看到两名厨师正准备杀一只羔羊。这是春园最近针对尊贵的客人推出的一项服务，非常昂贵。院子中央正升起一堆火，火堆旁宽大的沙发上坐着欧阳竞。一个厨师正在磨刀，这令章润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个梦，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羊羔隐隐地感到了眼前的危险，它用前蹄刨着地，转过身准备回到母亲和同伴的中间，可是牵着它的那个人力气很大，在他面前，小羊

羔的努力显得苍白而无力。

章润看到小羊羔的眼睛时，他的心在滴血和颤抖。他想，小羊羔多么像梦中的自己啊。因此，他总想极力逃避这种地方，以免看到小羊羔被活生生宰杀。可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来不及了，欧阳竟已经看见了他，并招呼着他，向他打听着最近春园里有没有“新货”。

一切准备就绪，两个厨师准备屠杀。小羊羔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它凄厉地叫着，瞪大眼睛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欧阳竟和章润。欧阳竟哈哈大笑着，笑声中充斥着无比的快感和满足感，而章润则痛苦地闭上眼。欧阳竟一边大笑，一边拍着章润的肩膀说：“害怕了？你的胆子太小了吧！章润，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你看你，吓成这样，怎么长得大啊！”

两个厨师把小羊羔吊在一棵树上，小羊羔用两条腿徒劳地蹬踢着，“咩咩”的叫声已非常脆弱，它惊恐地睁大着眼睛，吓得尿都流了出来，它的叫声越来越微弱，在树枝上晃悠晃悠着，像荡秋千一样。

一个厨师左手揪着小羊羔的头，右手握着尖刀刺向它的喉咙，一股鲜红的血立刻喷涌了出来，它无力地蹬了蹬腿，晃了晃头。一会儿的工夫，它的血流光了，耷拉着头死掉了。

两个厨师开始剥皮，掏出内脏，除去羊头和四蹄。他们把它架在火堆上的一个铁架上，用铁丝固定，被剥了皮的小羊羔立刻成了一个“大”字形。一个厨师摇着手柄转动着，另一个厨师不停地在羊身上刷油，油从羊身上滴在火里“吱吱”作响。

章润眼看着这只可怜的小羊羔死去，他难过得流下了泪水。他想，为什么欧阳竟这么喜欢吃小羊羔的肉，为什么看到可怜的小羊羔被宰杀时还笑得出来啊？真是不可思议！他一边给欧阳竟倒着茶水，一边安排陆续进来的几个小姐坐下。

欧阳竟斜躺在宽大的沙发上，目光冷峻地看着几个涂脂抹粉的小姐，不时地叫其中的小姐站起来，转动身子或前后走几步路。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摸摸被叫起来的小姐的胸部，对领班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凡是胸部是‘机场跑道’和‘山丘’的，最好不要给我带进来，我要的是长有‘山峰’的美女！知道吗？”

领班说：“先生，对不起，有‘山峰’的美女很少，有两个已经被别的客人包了，‘机场跑道’的你不要，是不是可考虑一下‘山丘’？其